

“七一”特稿

三代党员一样情

□王国梁 文/图



那些英雄党员为了老百姓，牺牲生命都不怕，我干这点小事算啥？爷爷赢得了村里人的信任和尊敬，很满足。他一辈子对党充满感情，所以也影响了父亲。父亲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入的党，他努力了多年，写过几次入党申请，才最终通过，所以无比珍惜。入了党以后，父亲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后来，父亲还担任村里的村长。父亲很有号召力，那些年他找项目，找资金，想尽办法带领村民致富，大家都听他的。他和大家一起种西瓜，种桃树，还张罗着带人去外地学农业技术。那些年，我们那个单调闭塞的小村活了起来，不仅田里多了很多经济作物，还与外界多了联系，村里的马路也修起来。如今，村里人还总佩服地说，老王是个能人！多年里，父亲一直是我的偶像。

我入党时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记得刚上班时，我仅是一个小职员，所以工作一度很消极。有时候，在村里下乡，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我还总是有情绪。后来，是父亲的一番教导和鼓励，让我改变了态度。父亲说，你把老百姓当回事，他们才会把你当回事，况且你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应该更了解他们。我重新面对自己的工作，把老百姓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工作越来越顺手了。没多久，我也入了党，那是父亲最骄傲的事。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我入党的事高兴地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亲朋庆贺。有父亲的鼓励，我对工作丝毫没有懈怠过。如今，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一名称职的共产党员！我家的三代党员，都默默地履行着共产党员的职责，也让奉献精神代代相传。

我刚参加工作那年就入党了，当时觉得荣耀极了。那时打电话还不方便，我就写了一封激情澎湃的信给父亲。直到现在，父亲还保留着那封信，写得像演讲词一样豪迈，充满激情。

比我的信还有激情的，是父亲的回信。父亲在信中说：“咱家光荣啊！三代都有党员！你爷爷！我！现在你也是党员了！党员就得有个党员样……”父亲的信里是一连串感叹号，因为父亲不大懂标点符号的用法，只觉得感叹号是表达激动心情的，所以几乎每句话都用感叹号。

我爷爷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入的党。他年轻时在生产队当队长，非常认真负责，从来都是把队里事放在第一位，奶奶总说他傻。爷爷却说，党员就得啥事都敢在前面，如果总想着自己，那还叫啥党员？有一次，生产队刚收了麦子，晚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爷爷急了，赶忙组织人去给麦子盖塑料布。他把自家能盖的东西都拿出来，冲进了雨里。村民们一起努力，终于把麦子盖好。爷爷怕刮风再把盖好的塑料布吹开，就披着雨衣守着打麦场里的麦子。他在屋檐下站了半夜，直到雨停了才回家。类似的事，爷爷做的太多太多。他说，



党员老孟

□宋丽华 文/图

老孟是我们这的片警，管理我们这一片的治安，人长得矮又粗，说话嗓门大，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个粗犷的汉子，典型东北粗线条的男人。可是如此粗犷的老孟还会剪纸，根雕，写得一手好字，没事在小区治安栏里贴上自己新写的“治安小知识”，普及安全法则。平时也是看看这家煤气，检查一下那家水电安全，也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虽然他因此多发工资，还受了不少累，可是他乐此不疲。

住在二条街的刘大爷，老伴瘫痪在床多年。老太太因为被伺候得好，体重一百五十多斤，平时刘大爷的儿子在家时，帮着父亲把母亲抱上轮椅，出去遛弯。可是也有儿子上班忙的时候，刘大爷回身对老太太说：“老伴，今天咱们只能在屋子里了，怪我没力气抱不动你，咱们看电视。”又赶上儿子出差，刘大爷不好意思地找到了老孟帮忙，老孟二话不说就去帮忙。

后来的一个月，老孟天天来帮助刘大爷把老伴抱到轮椅上，一天没落下过。

几天后的一次晚饭，刘大爷想起好人老孟，拿着酒去找老孟，感谢他对自己的帮助。进了派出所一问值班的人才知道，老

孟早就不在这里了，已经调走一个多月，去了另外的辖区。刘大爷眼泪就下来了。老孟呀，老孟，你是绕过半个城，从自己的工作地点跑来我家帮忙的呀！

住在小区最里边的几个小孩子，没事特别调皮，在外面玩的时候，起了歪念头，几个小朋友手拉手走出了小区广场，逃过大人眼光，溜溜达达地就走出去没了影子。待到大人发现时，孩子早就没了影子。爷爷奶奶的哭喊声连成一片，报警电话还没拨过去时，就看见老孟背上背着最小的，怀里抱着一个，另一只手还牵着一个孩子。老孟说，这几个孩子在街上晃悠，自己正在执勤，一看就是曾经自己管辖片内的孩子，放下工作送孩子来了。

几个孩子的奶奶哭得鼻涕老长，手里作揖叩首的，“老孟呀，好人呀！”怀里的孩子就学着叫“老孟老孟”，孩子奶奶假横着孩子，“叫孟伯伯，怎么这么没礼貌。”几个孩子咯咯笑着说，“好人，老孟，老孟，好人。”所有的人笑了，又流下了泪水。

他就是我们原来辖区的片警，党员老孟。一身旧警服，微微驼下去的背和微白的鬓角，以及肩膀上永远发光的肩章。



图片故事

庆祝

□齐大志 文/图

这张老照片的主人名叫卢益唐，已年近八旬，卢老说：“这张照片是在日本投降当天，母亲约上几位好姐妹，精心打扮一番后，专程到一个小照相馆留下的。”照片前排右侧坐着的就是卢老的母亲王少华，那年32岁。

卢老介绍，照片里的五位姐妹，母亲年龄最大，所以穿了一件素袍。那时，妇女识文断字的少，可外公外婆是个大户人家，从小就让母亲上了几年私塾。正是有了这几年私塾功底，后来母亲为了求生，在北京皇城根附近的一所小学校当上了教师。照片里坐在母亲身边的是黄卓老师。后排站立的从右到左分别是：李怡欣、王圆方和张一惠。李怡欣也是老师，王圆方和张一惠则是卢老在东直门内炮局胡同杂院中的两位邻居阿姨，和母亲相处得极好。

卢益唐听母亲说，日本占领北平后，不知有多少女孩子和年轻妇女被小鬼子糟蹋了。为免遭

厄运，很多女孩子就是大白天也不敢出门。一年到头，甭说化妆了，平日常就是连件好衣服都不敢穿。要实在有急事上街，就把脸抹上锅灰，换件破破烂烂的衣裳，打扮成老太太的模样。

日本投降后，北平城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纷纷以不同方式，庆祝抗战的伟大胜利。

这天母亲找来几个好姐妹，在家商量怎样庆祝抗战胜利。母亲说：“小日本投降了、完蛋了，咱也该打扮打扮，高兴一下了！要我说，咱们干脆扯上几尺花布，做件旗袍，再照个相，作个永久纪念。”

母亲的提议，立即得到姐妹们的一致拥护。随后，她们去了一家绸缎庄买了面料，就地加工成旗袍。取衣裳的那天，姐妹们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我为她伸展后襟，她帮我系好腋下扣。穿好旗袍后，姐妹们说着笑着走向了照相馆，留下了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家庭相册

父亲

□陶百军 文/图

妹妹被人抱走的那一年，她三岁，我八岁，姐姐十一。那时候，母亲刚刚因病去世。

妹妹的离家，对我而言，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再也不必因为对她的看护不当而遭到在乡村当木匠的父亲的呵斥，而且，我还恢复了家中“老小”的地位，姐姐又转而对我照顾起来。

三年后的一天，父亲悄悄地对我说：“儿子，穿件干净衣服，爸带你去城里看妹妹去！”我有些懵懂地和父亲一起带着许多乡下的特产去了城里。在一栋楼房里，我看见了妹妹，六岁的她个子长高了，已经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

妹妹的“妈妈”对我们的到来有些爱理不理的样子，不过看得出来，妹妹对“妈妈”的亲昵还是真实的。临走的时候，妹妹的“妈妈”强硬地塞到我兜里200元钱。在回去的路上，父亲忽然嚎啕大哭。

在以后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再也没有见过妹妹，在我和姐姐面前也绝口不提。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和姐姐越发地理解了父亲当年送走妹妹时的处境，也知道父亲心里的苦楚。

后来，我和姐姐经常去妹妹读书的学校，在课间的时候看上妹妹一眼，然后回家把妹妹走路和做游戏的样子学给父亲。每每这个时刻，父亲总是一言不发，但是看得出来，父亲对我们带回的消息还是很满足的。

妹妹十六岁那年，妹妹的“妈妈”忽然来到了我家，一下子给我们全家人跪下了：“帮我救救孩子吧！”原来，妹妹得了尿毒症，急需换肾。

父亲二话没说：“我跟你走！”然后又声嘶力竭地对我 and 姐姐说：“你俩也做好准备！”

父亲和妹妹配型成功，半个月后的手术也非常顺利。

术后的父亲简直换了一个人。多年紧锁的眉头舒展了，抽了半辈子的香烟也戒掉了，连从来都闭口不谈的续老伴儿的事也提上了日程。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